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三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老祿

鳴盛

著

周書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曰成王元季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

尚書疏

傳曰周公致政明季三月始于

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疏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命誥此眾士周之成周漢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成周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邾鄆之民于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邾鄆邾鄆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為士其名不類孔意不然

案曰鄭以三月為成王元季三月者成王即政元季即周公致政明季也鄭又云周公自王城往成周用王命告殷眾士以撫安之者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事已具故此撫安之史記魯周公世家以為多士與無逸同作皆所以戒成王多士自為遷殷頑民而告之與無逸戒成王指意各別史記非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

釋文曰弔音的旻閔巾反喪息浪反

馬曰秋曰夏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夏天也

釋文傳曰稱

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夏天下喪亡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于帝王

案曰馬云秋曰夏天者本爾雅釋天月令孟秋云秋氣始肅

仲秋云殺氣凜盛是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言夏天者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有取于肅殺也馬注殘闕今推之其意亦以弗弔爲不至直言殷道不至于善故夏天大降喪亾于殷也僞傳則訓旻爲愍彼釋天鄭璞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愍痛也眉隕切郭以音相近訓旻爲愍而僞傳從之言夏天本以愍下得名但道至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二

者則愍之殷道不至故天降喪與馬注異攷詩大小雅三言夏天疾威是稱夏天恆有取于威故鄭駁異義云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于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夏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爾據此則馬與毛詩及鄭義合僞傳非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疏曰鄭康成王肅本弋作翼

鄭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尙書疏○詩一之五卷召南騶

虞馬曰翼取也

釋文○尙書疏作王注

傳曰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

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義也驅卽取故馬言取孔改弋非也允罔固亂云信無堅固治論語罔之生也何晏注云罔誣罔固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忘郭忠恕汗簡心部有忘字釋爲固字云見尙書益忠恕惑于僞孔故誤俛忘爲古罔字實則是怙字也忘字从古下心移其古于心傷卽爲怙實一字也左氏僖十五季及宣十二季皆有母怙亂之語怙亂猶皇清經解卷四十三王光祿尙書後案三

怙惡不悛也然則允罔怙亂謂信誣罔而怙亂詞誼明順僞孔非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釋文曰嚮許亮反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洪音逸又作尙馬本作肩

馬曰肩過也

傳曰天欲民長逸樂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

天下至戒以譴告之天下至戒是嚮于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于世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案曰傳以上帝引逸爲天欲民逸樂者王充論衡卷十八自

然篇云天無爲至德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
公曰上帝引佚謂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
治又卷七語增篇亦引此經而釋之語畧同王充以上帝爲
舜攷經傳凡言上帝皆指天帝充此說誤其言天無爲人君
宜法天則甚精確傳云天欲民長逸樂桀政不之逸樂故天
譴告之與充法天無爲之義正合是也其以淫佚爲過逸則
非也馬本泐作肩當從肩爲正釋文云又作僞說文卷八上
人部僞字在新附裴光遠集
綴又作僞見汗簡多方言紂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與此文
此皆因肩而誤相類桀紂惡同則此自當作肩說文卷八上尸部肩字注云
動作切切也从尸尙聲私劉切方言卷十云迹迹肩肩不安
也江沅之閒謂之迹迹秦晉謂之肩肩或謂之塞塞或謂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省省不安之語也郭璞注云皆往來之兒也又卷十二云肩
往勞也郭璞注云肩肩往來皆劬勞也觀說文方言解肩之
義正與引逸相反天欲民逸樂聖人法天致治桀紂動作切
切往勞不安使民不逸樂則其惡有辭也動作切切則過矣
故馬云過也孔子多方旣作肩而于此妄改作泐且以馬過
也之訓移屬之淫而訓泐爲逸非也引長釋詁文適之說文
卷二下辵部云適之也从辵啻聲宋魯語革更卷三下革部
云革獸皮治去毛革更之是也甸治毛詩信南山韓奕傳義
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
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于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案曰云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者酒誥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是也文王詩云殷之未遘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紂父以前未遘天下皆能配天而行與此合也易帝乙歸妹荀爽以帝乙爲湯虞翻以爲紂父苟是也據殷本紀湯號天乙紂父亦名帝乙殷道質疏可同名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曰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

廣曰一作敬之也斐駢引馬注云云疑馬本如此

馬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

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

傳曰紂大過其過無顧于天無能明人

爲敬暴亂甚

案曰馬以誕爲大釋詁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泆水所蕩泆也是誕淫厥泆謂大淫樂其逸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傳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亾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于天所罰言

皆有闖亂之辭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傳曰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曰云自乃邑者白虎通卷上京師篇云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卷下三皇清經解卷四百三王光祿尚書後案

六

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緜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此云自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土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案曰蔡邕石經殘碑有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八字蓋

死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僞孔云誅不知僞孔本後下有一字而以誅訓之邪抑本無此字而以意增成其句邪

傳曰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鹵汝于洛邑教誨汝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鹵廼故爲居鹵

案曰洛邑在故殷朝歌鹵南由朝歌至洛濟河而鹵故曰遷居鹵爾然康誥稱作新邑于東國洛而云鹵爾者洛在鎬之東殷之鹵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人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皇清經解卷四皇主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百官言見任用

案曰廸道說文卷二下辵部文釋詁同簡大亦釋詁文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鄭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尙書疏王曰言商今爲我之

天邑尙書疏傳曰言我周亦法殷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于

天邑商將任用之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曰鄭王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

舊都

案曰鄭云云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是商邑亦本天所建王注非也率肆傳云循故事憐愍汝

者肆故釋詁文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云人君子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其情則哀憐而勿喜尙書曰予惟卒夷憐爾釋詁又云彝常也方言云憐愛也汝穎之間曰憐然則彝與夷通彝常卽故事引論語哀矜作哀憐是矜憐同義充說與傳合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

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釋文曰逃他力反比毗志反○案曰蔡邕五經王曰下多告爾二字奄說

文卷六下邑部作邠注云周公所誅邠國依檢切廣韻音同又音史炎反注云國名王篇又音烏檢反注云周所伐商奄也陸德明于此及左傳皆無音遜傳訓順攷遜之字通其訓順者字當作憇俗儒見憇字皆改爲遜而經典中遜罕見憇字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憇順也引唐書五品不憇此古文也而僞孔已改爲遜矣此經訓順正當作憇而亦改爲遜矣不知憇遜二義全別也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適可作孫也論語奢則不孫又近之則不孫是順亦可作孫也孫與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八

憇遜俱可通而遜遜却不可通今皆爲俗儒攷亂惟緇衣恭以疎之則民有孫宋本尙作憇

王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尙書傳曰昔我

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

謂誅四國君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

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疏曰

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季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

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

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

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

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案曰云昔朕來自奄者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多方序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今此多士是成王卽政元季作上距踐奄五六季追述前事故云昔也成王政將蒲姑多方周官四篇其序及四國者破斧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彼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亦當同知者說文邑部云奄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唐魏王泰括地志遂云袁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但曲阜乃伯禽所都奄豈應在此則括地志之言未可信鄭成王政序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傍據鄭此注則奄與淮夷固相連比魯東南境與奄淮夷皆附屬故說文云在魯當以此說爲正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奄奄似遠于淮夷正義有心黜鄭凡鄭說皆以私意駁之此不可信也而奄之爲夷其證有二孟子上文言伐奄戮飛廉驅虎豹犀象下文言兼又言驅其所驅者指虎豹犀象則所兼正指奄飛廉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湑在鹵戎生飛廉又言伯翳子孫或在九州或在四荒此飛廉爲所兼之確證而奄爲夷亦可知觀其與淮夷同叛正爲一類其證一也孔傳雖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子蒲姑蒲姑齊地近其國教化之處言其國則正與所兼對其證二也知鄭以奄爲在淮夷之地者得之破斧疏云黜般伐淮夸踐奄皆東征事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夸者以淮夸是淮水之夸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也此奄旣與淮夷是一則知此經疏不詳攷而顯違鄭義非也

四國與詩四國謂管叔蔡叔祿父奄君者同其中卽包淮夷

也降命謂下令卽作誥也王以民命爲君降爲誅之非也詳
多方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傳曰所以徒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

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寧榦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釋文曰賓如字徐音

殯奮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案曰賓从馬讀則徐

音是也幹說文卷六上云築牆前木也从木軼聲古案切俗作

馬曰賓却也

釋文

傳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

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

順事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以反所生誘之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汝

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于

汝身言刑殺

案曰馬云賓却也者馬以賓與擯同戰國趙策云六國從親

以擯秦史記蘇秦傳作賓秦又六國表云秦小國僻遠諸夏

賓之比于戎翟賓擯通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

王曰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此洛邑

尚書疏

傳曰今汝惟是

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于此洛

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

案曰王云云者易貞固足以幹事故有幹爲有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曰鄭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

案曰傳以時爲是釋詁文或爲有微子傳同洪範無有佞好
遵王之道無有佞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云母或佞好母或佞
惡高誘曰或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佞利从王之指無或佞惡
从王之路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詩小雅天保無不爾或承
箋云或之言有也商頌元鳥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又奄
有九有傳云九有九州韓詩佞九域訓與毛傳同說文卷十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

二下戈部或字注云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也重文域
字注云或又从土是或卽域九或卽九有隱三季穀梁傳有
內辭也或外辭也是或卽有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周書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案曰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卷入儒增篇引同史記作無佚蔡邕石經于下文乃逸之逸作劬又無淫于觀于逸作毋劬則于此篇首亦必作毋劬可知也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則毋無通也說文卷十上免部云逸失也从辵免免誤通善逃也卷八上入部云佚佚民也从人失聲卷十三下力部無劬字石經殘碑論語夷逸作佚漢書凡逸多作佚而劬則未之見疑逸佚劬亦通也

鄭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勸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尚書疏傳曰嘆美

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案曰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易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尊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五經異義載易孟京說亦云然攷易觀五為君子而君人五號無君子之名則君子非人君之稱止是在官長者傳云君子且然況王者乎與鄭合也大雅鳧鷖箋以君子斥成王者彼欲明太平君子皆然故稱之與此注不悖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案曰稽蔡邕石經作吝

傳曰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

依怙

案曰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論衡儒增篇引此文而解

之二云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攷禮記禘記夫子論蜡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蜡之祭主先齋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論衡據此以說此經之義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諂

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釋文曰相息亮反諺魚戰反○案曰諺郭忠恕

汗簡卷上之一云古文尙書作愈祭鬯石經作憲喜建反毛詩板云母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是也誕石經作延省筆也否作不古字通也

傳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乃

皇清經解 卷四百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二

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

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疏曰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曰中宗謂太戊也詩二十之三卷商頌譜疏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

德故稱宗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

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

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案曰鄭及傳云云者商頌烈祖序祀中宗也鄭箋云中宗殷

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號爲中宗是也此疏言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彼

烈祖疏亦謂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異義詩魯說丞相匡

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鄭言殷六廟者據正者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六者決定不毀至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旣無常數亦不定也攷漢書韋元成傳永光四季詔議毀廟事丞相元成等議曰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祫祭義當云卷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君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諡而已此自是正論後哀帝時劉歆又議云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此以三宗之帝甲爲太甲與鄭不合其謬不待言宗無定數廟濫祭瀆恐亦無此禮馬昭云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據此則殷之三宗廟皆不世此疏旣妄烈祖疏亦未必得鄭意皆非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釋文曰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案曰嚴史記魯世家徐幹中論天壽篇所引並同馬作儼曲禮儼若思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本亦作嚴然則嚴儼通也寅史記作敬傳亦訓爲敬則此字當作寅說文卷十四下寅部云顛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象山不達顛寅于下也此字無敬義卷七上夕部寅字注云敬揚也易曰夕惕若夤後人與堯典夙夜惟寅皆改作寅非也度蔡邕作亮亮本俗字不知所從無以下華說文卷八上人部云倮彊也疑亮卽倮字移人手下誤京作亮通倮亮而載籍中遂專見倮字惟唐楊倞注荀子尚作倮耳晚晉尚書多俗字亮采惠疇亮天功亮采有邦及下文亮陰皆作亮今觀石經蔡邕已用此字而諸葛孔明亦以此爲名則其來久矣以亮爲度義未詳也

鄭曰恭在貌敬在心尚書疏傳曰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疏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

案曰鄭云恭在貌敬在心者鄭意以嚴恭爲貌寅畏爲心也既以恭爲貌則字不當从心疑古文恭字只作共秦人始加心而古實無此字說文卷十下心部雖有要許慎亦多有依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秦文者卷三上共部但云同也疑漏其訓今經典中如文十八年傳兄友弟共之類作共者尙有之檀弓俗刻恭世子釋文恭音共本亦作共宋刻則作共世子釋文亦互易釋文單行足本正同可見古文只作共不从心或卽用卷三上艸部之萼亦可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釋文曰治直吏反○案曰治蔡邕作以未詳祇史記作震舉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盤庚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蔡邕震作祇費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復之徐廣云敬一作振然則祇震振皆通也享蔡邕皆作饗

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史記三十三卷魯周公世家集解○冊府元龜

五十八卷帝王部勤政篇

案曰馬以寧爲安釋詁文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案口徐翰中論天壽篇引作是舊勞于外釋詁時寔同訓

是故以寔為時暨古本作鳥今尚書及爾雅皆从俗作暨

鄭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

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

也詩商頌譜疏○史記馬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

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家集傳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

出入同事

案曰鄭云舊猶久者說文卷十三下龜部云舊也白虎通著

龜篇龜之為言久也是舊久義通魯世家作久勞于外是也

爰于暨與釋詁文云武丁為父將師役者易既濟九三高宗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伐鬼方三年克之虞翻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于寶注云鬼方

北方國詩商頌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毛傳云殷武殷王武丁

也鄭箋云殷道衰楚人叛高宗出兵伐之易詩所言未見必

為太子時事但即位後自宜命將豈能屢自親征或有太子

時事馬不言出兵意亦略同也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案曰亮陰說命同論語作諒陰字當因倮而誤說已見上至諒字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注云

信也今僞孔既訓此字為信其解雖謬然如其說亦宜作諒今

改為亮是謬之謬也鄭于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榭謂之梁

闇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故于此經注云諒闇轉作梁闇然

則鄭所傳古文尚書實作諒闇而其意則謂當轉讀作梁闇也

鄭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季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

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三卷○

左傳一卷隱元年疏。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左傳隱元年疏。晉書二十卷禮志。杜佑通典。默而不言。八十卷凶禮篇引博士段暢議。案曰杜預于泰始十年議皇太子喪服引書傳云云。載晉書時孔傳未出。故杜注左傳于今尙書皆不引。且今孔傳亦無此文。故定爲馬傳。曰武丁起其作王位則小乙歿乃有信默三季不言言。

孝行著。疏曰亮信陰默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季不言善之也。王音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般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于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季之

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案曰鄭云作起也者說文人部文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云闇謂廬也者伏生大傳亦引傳說曰高宗居凶廬三季

不言此之謂梁闇與鄭合也。又云居倚廬柱楣者儀禮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山。又云既虞翦屏柱楣然則居倚廬是始遭喪時柱楣是既葬之後也。居倚廬者鄭注既夕記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是也。柱楣者鄭注喪服四制云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又注喪服傳云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

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所謂柱楣者卽施于倚廬之處。故鄭併言居倚廬柱楣也。朱子云柱字从

與反。蓋始者戶北向用艸爲屏不翦其餘艸。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艸。始者無柱與楣。詹者于地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可作戶也。制則是不知論通用柱从木不从手。朱子小誤。其言梁闇之制則是不知論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六

手不从木音家

是改而西向

是乃施楣及短柱

是乃施楣及短柱

是乃施楣及短柱

語集注何以只泛言天子後人更造菴字以當闈後漢皇甫

居恠之名殊覺顛預鵲突規入菴廬巡視三軍悅感周武帝攻高齊兵去之後齊人謂

柏菴為帳幙不疑兵退是則結草木為廬皆曰菴漢胡建傳

注區者小室之名若為菴屋之類攷說文卷一下艸部無菴

字新附亦無則此字實當作闈也論語子張引書高宗諒陰

云云何晏集解采孔安國注云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

信也陰猶默也然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

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偽本托名安國為傳亦采論語注

入之說命傳同而彼正義又添出信默之信為信任冢宰邢

昺論語疏亦用之尤妄中之妄矣當從鄭說為正晉書杜預傳元皇后

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

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季之喪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闈以居心恠終制不與士庶同禮

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

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嚭歸惠公仲子之賵傳

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闈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

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諫之曰三季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季而云諒闈

三季此釋服心恠之文也譏景王不識其除喪而譏其宴樂

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闈之節也堯喪舜諒闈三季故稱過

密無改由于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闈以終之三

季之解出于安國鄭師祖孔學而不襲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

諸儒所及也國語武丁三季默以思道韋昭即以諒闈解默

字之義此

其惟不言言乃雍

鄭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尚書傳曰在喪

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疏曰鄭元意謂此言乃雍

者在三季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季之外說

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不言在喪必無言矣知喪畢乃言也

案曰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者不言特不出政非三季竟如土偶故鄭以爲在三季內之言說命乃偽書云免喪猶不言者欲以起下羣臣咸諫正如今日作時文者挑剔翻弄法耳豈可作事實乎且坊記上文先引論語三季無改于父之道下文方引高宗三季不言言乃驩則言乃驩在三季內非免喪後可知也又以雍爲和諧者大雅思齋毛傳靡靡和也雍靡通也據疏所引鄭注則鄭所傳古文尙書亦作言乃雍與僞孔同史記魯周公世家作言乃驩裴駮集解引鄭注云驩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坊記引作言乃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四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八

謹注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旣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此與史記同但裴駮所引鄭注如果是無逸注則旣解爲雍又解爲驩必無此理蓋作驩者今文史雖稱司馬遷所載多古文實亦襍采今文作雍者則古文也裴駮所采必是鄭大傳注而于無逸仍作雍解各從其家漢儒傳經往往如此熊朋來經說乃云坊記言乃謹注但知有說命之書不知其爲無逸之文矣稱爲謹說之謹不知本文當爲雍說命晚晉僞書鄭何由見鄭于無逸明云和諧乃詆其不知非也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馬曰寧安也

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案曰馬云云者釋詁文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尚書疏

傳曰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故亦享國永季

案曰鄭云云者詩無小無大論語無小大皆指臣民是也傳

謂政之小大非也史記云高宗饗國五十五季裴駙注云尚

書作五十九季至蔡邕石經則又作百季漢書五行志有云

高宗致百季之壽劉向杜欽兩傳杜欽在杜周傳中亦俱有此言與

蔡邕合王充論衡卷二無形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

過反政享福百季又卷五異虛篇云殷高宗時桑穀俱生于

朝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桑穀亾遂享百年之福此皆與尚書

不同所傳者異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其在祖甲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又索隱十卷○玉海三十七卷

藝文門○困學紀聞二卷○馬同王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尚書疏○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

同傳

案曰鄭云云者說見下文王義非是辨亦見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案曰舊史記作久

鄭曰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

逃于人閒故云久為小人尚書疏○薛季宣書古文訓十一卷○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二卷

○蔡沈書集傳五卷○黃度尚書說六卷○陳大猷書集傳或問下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一卷○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五卷○吳澄書纂言四卷○朱祖義馬曰祖甲有兄

尚書句解九卷○金履祥通鑑前編五卷祖甲有兄

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亾

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歿祖庚立祖庚歿祖

甲立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

放之桐疏曰祖甲是太甲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

行鄭元云云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

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

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亾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

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

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也

案曰鄭馬云云者鄭馬以此節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節

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同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且無

逸一篇小人字八見皆指微賤而言非謂險小之人故知是

皇清經解卷四十四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

逃于民間而爲小人也傳以爲太甲非是疏引國語史記辨

祖甲非賢但經與傳記不同當以經正傳記不當以傳記疑

經辨詳下文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案曰三十唐石經作卅但卅乃變文依正當作卅說文卅部云卅三十并也先合反

王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傳曰在

桐三季思集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

能安順于眾民不敢侮慢憚獨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季此

以德優劣立季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

稱祖疏曰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以德優劣季多少爲先

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

家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案曰祖甲鄭以爲帝甲說本馬融傳以爲太甲說本王肅鄭是傳非也三宗世次相承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其辨一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稱太宗而未嘗稱祖正義于此說已持之不堅足徵其妄其辨二也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其辨三也孔傳之意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爲一彼僞文固不足信且皇清經解卷四皇古王光祿尚書後案

皇清經解

卷四皇古

十一

此小人言其位非言其德乃云太甲爲小人之行不亦妄乎其辨四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季太甲惟得十二季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季知祖甲是帝甲明矣司馬貞所見紀季舊本自是可據今本紀季朱子以爲僞書太甲享國甚短所以不數又何疑乎其辨五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釋文曰耽丁南反樂音洛○案曰生則逸中論天壽篇引不重出惟耽樂之從耽字論衡語增篇引作湛攷毛詩凡耽樂字皆作湛古字如此之從漢鄭崇傳及論衡中論引皆作是從亦罔或克壽中論引同鄭崇傳及論衡所引作時亦罔有克壽四三中論作三四

傳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德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與小人之

子同其做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季下者三季言逸樂之損壽

案曰傳云逸樂損壽者漢杜欽傳欽說王鳳引曰或四三季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欲生害與傳逸樂損壽合也王充論衡卷七語增篇引此經而說之云長夜之飲糟工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歾雖未歾宜羸臞矣與傳義同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皇清經解卷四皇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一

于日中吳不遑服食用咸和萬民釋文曰卑如字馬本作俾鮮息淺反吳音則本亦作反

案曰蔡邕石經及漢谷永傳引小民皆作小人惠鮮作惠于

馬曰俾使也釋文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

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寡之人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疏曰昭五季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

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吳亦名昃言日蹉跎而下

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于政事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吳然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複語猶

艱難也

案曰馬云俾使釋詁文云惠鮮鰥寡者僞孔本如此當有所據但依文義宜以惠鮮相屬爲解謂惠鮮此鰥寡今云加惠鮮乏之人非也攷釋詁云鮮善也詩小雅北山箋車牽箋大雅皇矣箋皆用此義然則此經亦當訓善卽鮮我未老鮮我觀爾之鮮當音仙黃鳥箋云以善道與我是也墨子卷四兼愛中篇云文王不爲眾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同獨無兄弟者有所禱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是正說此經之義也傳以吳爲日昃者說文卷七上日部昃在新附注云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日昃日昃與傳合也說文厃字注云日在鹵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此當云从日从仄仄亦聲徐鉉曰俗別作吳非是然汗簡亦有吳字蓋說文卷九下厂部云仄側傾也卷十下矢部云傾頭也二字皆阻力切又皆傾側象日鹵下且仄字籀文ㄩ大卽从矢故厃亦可吳也離九三日吳之離荀爽云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吳欲言其勤故兼舉中吳也豐彖日中則吳孟喜作稷中候握河紀云昃明禮備至于日稷鄭注云稷讀曰側穀梁春秋經云戊午日下稷公羊左傳皆作吳范甯曰稷吳也隸釋卷一成陽靈臺碑云日稷不夏卷四李翁析里橋郿閣頌云劬勞日稷卷九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伏琛齊地記云齊城鹵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古側稷音近然卷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

口算碑仍云勞神日吳則庾之作吳自漢已然也經云不遑暇食而傳惟云不暇食者遑亦暇也俚暇釋言文召南殷其雷小雅四牡傳皆云遑暇也國語則以皇爲遑說文卷二下彘部遑在新附注云或从彘此字不知始何時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釋文曰供音恭○案曰遊田作盤游于田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說文無供字據漢書及蔡邕石經只作共此與下文萬民惟正之供皆晉人改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眾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疏曰釋詁云盤樂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季尚書疏○詩十六卷大雅文王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四

序王曰文王受命嗣位爲君尚書傳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季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

世子文也于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季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季即位此據代父之季故爲即位時季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季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于身非中言

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去受殷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云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

案曰鄭云受殷王嗣位之命者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嗣

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

樹子不易也國語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韋昭

注云以爲太子春秋文元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是諸侯世子嗣位爲君必受命天子殷制當亦然也攷詩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又文王有聲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則又是受商王錫弓矢專征伐之命鄭恐人疑此受命如彼二文所言故特言受殷王嗣位之命也知者文九十七而終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則受天命時季已九十弓矢之錫當亦距此時不遠此言中身則是中季其後享國尙有五十季則非彼二文之受命矣王注同也又呂覽季夏紀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季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季而地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季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季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經言五十季舉成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

則有愆釋文曰愆起虔反○案曰漢書卷八十五各承傳承引

釋蔡邕石經殘碑有酒毋効于遊田維七字維下闕其下卽

有共字合之承所引正同今乃作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疑皆僞孔增改也石經其下卽繼以母見

曰今日五字下闕兄卽况字今作皇疑僞孔從古文作皇是

也愆汗簡卷上之一采古文尙書作愆說文卷十下心部

愆字重文作愆注云籀文然則與彼同而又畧省也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尙書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

人則大有過矣疏曰觀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案曰鄭以淫爲侵淫者說文水部淫浸淫是也皇石經作兄者兄古况字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皇亦與况通但尋石經作兄本意未必卽以兄代皇詩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釋文皆音况小雅常棣况也永嘆釋文云或作兄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云兄讀曰况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况管子書亦多以兄爲况是兄况同也詩三處毛傳然云滋然則母兄曰者母滋益曰云云也僞孔作皇訓爲暇上文不遑暇食遑卽是暇下父皇自敬德鄭亦訓暇則作皇者是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去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釋文曰酗况戎反

傳曰以酒爲內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案曰漢書卷七十五翼奉傳及王充論衡卷十四譴告篇引此經皆作母若殷王紂論衡又申之云母者禁之也古母與無通說已見篇首酏說文卷十四下酉部無此字俗字也據義當作醕彼酉部云醕醉釐也說見微子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釋文曰譴馬本作轉幻音患詛側助反祝之又反○案曰譴馬本作轉注疏所采釋文漏去今從單行全本補入

傳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講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其不聽中正之君入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疏曰講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鹵域有幻人是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矣詛矣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案曰傳以講張爲誑疏引釋訓云云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講訓也从言壽聲讀若壽周書曰無或講張爲幻張流切卷四下子部引周書此文亦與今本同郭璞注爾雅本則作侑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張詩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侑予美彼箋云誰侑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也據釋文則馬又以講作軻後漢皇后紀孝仁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軻張怡汝兄是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棄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軻與侏古字通善卽據馬融尙書讀侏爲軻也又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謂嘲古文尙書作朔今攷尙書無嘲字此所云朔亦卽講字也講侑軻侏朔字體五變古字古音實同也傳又以幻爲惑者說文卷四下子部𠃉字注云相詐惑也从反子胡辦切汗簡卷上之二云𠃉古幻字戶慣切見尙書此字說文不載據文則是古文也聽蔡邕石經作聖乃訓下無之乃二字亂下無先王之三字攷古聖字作𠃉俗儒不識卽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𠃉

字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偽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卽字从耳聲省聲卽聖字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釋文曰詈力習反○疏曰皇王作况○案曰皇蔡石經作况况卽况已詳上文石經今文也王肅號爲傳古文者而乃同于今文肅以已意定之故鄭从古文作皇當以鄭爲正蔡又以自作自益自或省作自故誤也說文卷四上自部云凶鼻也又凶部云凶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是自省作凶也日篆作也象口氣出自省作自與日相似故誤耳亦當以自爲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大 積廿一

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尚書疏王曰況滋益用敬德尚書疏傳

曰小人怨詈則大自敬德有過則曰我過

案曰鄭云皇謂暇者義見上文王注非也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尚書疏

疏傳曰怨詈四王不啻不含怒言常和悅

案曰鄭以不啻爲不但者說文卷二上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是有不但義也又云乃欲屢聞之云云者承上敬德省愆而言明是欲聞得失如傳云云則經言不敢含怒足矣何不啻之有鄭是傳非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案曰此厥不聽

人句與上文同亦當作聖

傳曰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訾汝則信受之

則若時不承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

叢于厥身疏曰王肅讀辟為辟扶亦反。釋文曰叢才公反。

王曰不承念厥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尚書疏傳曰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罰殺無罪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身

案曰王以辟為刑者釋詁云辟旱也是辟為刑也傳以為為君之道攷釋詁辟雖亦有君訓但此方戒王聽讒言殺無罪

則此念厥辟自是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不應泛指君道傳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說非也傳又以寬綽為寬緩者詩衛風淇奥云寬兮綽兮毛傳云寬能容眾綽緩也是也又以叢為聚者說文卷三上罕

部文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案曰嗚呼石經殘碑載隸釋作於戲此篇凡七嗚呼觀此一處其餘

當同今作嗚呼衛包改也又監上石經無其字

傳曰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案曰伏生大傳引無佚曰厥兆天子爵曰虎通卷上爵篇云

元大德九年劉世常刻本有張楷嚴度序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

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德有優劣俱稱天子者何以

其俱命于天王治五千里內也其下亦引書無逸云云為證

其意蓋言天子亦在頒爵五等內以見必當有德以居位之

義今無逸無此文不可得而詳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四終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四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五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傳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疏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于中以爲十六謬矣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案曰傳以君奭爲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攷謐以奭爲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爲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說文卷四上甯部云奭盛也从大从甯甯亦聲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卷四上甯部又有奭字與奭字相似有𠄎字古

文以爲醜字皆从二目故史篇以爲召公名醜實則名奭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釋文曰弔音的

傳曰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于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己受之

案曰弔訓至與毛詩詁訓合說詳大誥俗臆解爲如字讀者皆非也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釋文曰棗音

鄭曰殷之興亡與君奭同知尙書疏傳曰廢與之跡亦君所

知言殷家其始長信于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案曰鄭云與君奭同知傳云亦君所知者此我不敢知與召

誥同文彼王注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與鄭此注及傳合也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二

傳以基爲始字爲信釋詁文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釋文曰終馬本作崇○案曰

馬曰崇充也釋文○案曰注疏所采釋文作受傳曰紂終墜

厥命以不善故

案曰終馬作崇訓充者釋詁文鄉飲酒主人拜崇酒注云崇

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樂記子語賓牟賈武始而北出六成復

綴以崇注云成奏也每奏一終爲一成六奏復綴反位止也

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是崇爲充充滿周備兼有終義

故曰武始日以崇以崇卽以終毛詩蟪蛄傳云崇終也此經

對上文基爲始故言崇卽終也直改終則非也祥孔訓善者

亦釋詁文說文卷一上示部云祥福也一云善是也蔡邕作

詳者易履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祥本亦作詳

亦見丙子學易編晁氏曰

荀作詳審也文意尤顯晁不知古祥詳通用故云然

公羊昭十一年經盟于侵羊疏云

穀梁傳作祲祥字服氏注引者作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

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

祲字故左傳祲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

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眾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

鄭注車人云羊善也然則祥可通詳又可省作羊其實一也

嗚呼君已日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

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

釋文曰已首以遏於葛反徐音

渴絕反佚音逸易以鼓反謹氏王反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傳曰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

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于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眾人

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

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案曰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

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

古佚字皆佗失外傳周語云淫失其身管子山國軌曰未淫

失也秦詛楚文曰淫失湛亂董道訓失爲佚春秋經曰肆大

眚穀梁傳云肆失也失猶逸也逸與佚同謂逸囚也公羊經

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佚獲也釋文曰佚一本佗失漢書地

理志云漢中淫失與巴蜀同俗杜欽傳云失欲生害主父偃傳云齊王內有淫失之行游俠傳云遂行淫失皆以失爲佚然則莽作過失與孔作過佚同也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傳曰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于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

鄭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言寧王者即文王也尚書皇清經解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疏約王曰周公重言故稱又曰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尚書疏約王義傳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

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于文王所受命疏曰鄭以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王以周公重言孔不解當與王同

案曰鄭云寧王即文王者說詳大誥洛誥又曰之解鄭是非也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皇天北極大帝也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

衛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衛保衛此皆三公之官

當時爲之號也

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三卷。詩十八之一卷大雅蕩疏。又二十之四卷商

頌長發疏。周禮十八卷春官大宗伯傳曰尹摯佐湯功至

疏。史記三十四卷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尹摯佐湯功至

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衛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疏曰據太甲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

伊尹知卽保衛也說命云昔先王保衛作我先王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號言保衛佐湯

明保衛卽伊尹也詩稱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鄭元云阿倚

衛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衛保安也言

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

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案曰鄭云皇天北極大帝者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注

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是也又云伊尹

名摯者出孫子兵書用間篇云湯以爲阿衡云云者詩商頌

長發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彼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箋

云阿倚衛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

也隸釋卷八衛尉衡方碑云肇先蓋堯之苗有伊尹在殷之

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又卷十二浚儀令衡立碑云其先出

自伊尹阿衡官有爲氏又卷十外黃令高彪碑云倚衛篤禮

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平偏旁假借倚與倚近是湯以伊

尹爲阿衡依倚取平也又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者釋言云

尹正也說文卷三下又部云尹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春秋

繇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
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尹與鄭合又說文卷八上
人部伊字注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據此則
是稱伊亦有取于尹治之義故鄭云以尹天下故曰伊尹也
呂氏春秋卷十四本味覽云據元嘉興路總管劉貞刻本有鄭元祜序有仇氏女
子采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曰
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
之曰伊尹此說則以伊爲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與鄭說異
恐未可信也鄭又云至太甲改曰保衡者序云沃丁葬伊尹
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是伊尹卒于沃丁時終太甲之時秉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六

衡者惟伊尹知經言太甲時之保衡卽阿衡伊尹也云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者劉向說苑卷八尊賢篇云伊尹有
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據此則伊尹本
是三公而詩書稱爲阿衡保衡明是爲之美號文王世子云
虞夏商周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阿衡保衡他無所見乃特
起之正所謂不必備惟其人者又長發詩以阿衡爲卿士彼
疏備引鄭此注而辨之云彼注阿衡保衡皆公官此言卿士
者三公兼卿士也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
空公鄭彼注云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
職者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
以爲稱但不知伊尹何公所兼何卿也詳鄭意以伊尹在湯

爲阿衡明見商頌而保衡亦取衡名惟更阿作保經再言時
則有知是太甲改稱僞孔乃造爲僞太甲云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欲見伊尹于太甲時仍稱阿衡又造僞說命言佑我烈
祖格于皇天卽用此經成湯時伊尹格于皇天之文却以昔先
正保衡寇其上欲見成湯時伊尹卽兼保衡之號不待太甲
始改而于此經則總言太甲繼湯合兩時則有以爲一是其
故與鄭相牴牾也疏乃曲附之引彼僞書證此僞傳豈知經
傳本出一手皆非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鄭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詩十八之一卷

記三十四卷燕馬曰格至也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史記

皇清經解卷四十五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公世家傳曰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

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曰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
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

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子咸父序傳

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夏社序云湯既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

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
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

事太戊也

案曰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者何休注宣三季公羊傳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故鄭注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上帝太微之帝也彼疏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卽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熒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夏秋冬放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所統者是指太微所統之五帝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高誘注云太一天神馬注堯典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者易乾鑿度有太一九宮法鄭注云太一北辰之神則太一卽北辰耀魄寶亦卽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八

其下行九宮則爲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爲太一六天雖六而實一也此經上文伊尹聖人言格于皇天故鄭以爲北極大帝伊陟臣扈功德不及伊尹故但格上帝而鄭以太微所統五帝言之也馬云道至上帝謂奉天時者太微五帝迭相休王以成四時春生夏養秋收冬藏奉天時者順其氣以出政令若月令所紀是也疏以臣扈不得至太戊仍在者太戊爲湯元孫爲世則五其間兄弟相及有外丙仲壬及沃丁小甲讎已等則湯至太戊除太丁未爲君凡九君矣史記于三代止表其世未詳其季晉有竹書紀季紀湯爲天子至太戊元季凡八十四季竹書出于東晉託言汲郡人不準發魏安釐王冢所得其事怪誕不足信但季數雖

不可攷而臣扈至太戊歷九君壽必百餘歲百餘歲人上世常有不足多怪疏謂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皆非也傳以又爲治者說文雙部文又與雙同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傳云魯單巫咸寔守王家所謂又王家也

又案曰俗儒以天帝爲一輒毀鄭氏以古訓考之皆非也鄭注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云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注以蒼璧禮天云云已見上節案一條內賈公彥疏之云已下有五天明此禮天是冬至祭圜丘者又注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云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氏疏之云下文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此三條爲一說卽此經皇天爲北極大帝也注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云五帝靈威仰云云又注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云云已見上文又注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注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同注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云帝黑帝也注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云上帝五帝也典瑞旅上帝及秋官職金旅上帝注竝同此九條又爲一說卽此經上帝爲太微中所統也注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云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此條則合而言之蓋鄭氏之意以皇天與上帝不同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魯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記曰

啓蟄而郊則郊以夏正明矣周易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也俗儒以爲園丘卽南郊無二時無二地無二配于是以啓蟄之郊專爲所穀非也鄭說惟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一條似有可疑然疏家以長日爲建寅之月非冬至又

何疑哉諸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或相穆葛蓋皇天得兼稱

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故耳

燿鈞云春靈威仰云云又元命苞云大微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苞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神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燿鈞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按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燿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得稱上帝而言至于單皇天單名上帝亦得稱上帝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

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瓊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共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燿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

自王肅始以六天爲鄭氏罪案趙匡因之宋

元以來諸儒羣起而噪之若與鄭氏有怨讐然者合郊正而爲一混天帝而不分憑空架虛謬妄相襲獨不思周禮言祀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帝之有六經典固有明據五帝分主四時故馬融以格上帝爲奉天時而皇天則北

極最尊者也其各爲之名字亦皆古訓相傳非鄭私造何怪之有乃或以爲天卽理或以爲天猶性帝猶心或以爲徧覆

曰天主宰曰帝皆浮游不根豈足爲典要惟趙汭述其師黃澤之言獨宗鄭說學者宜深思之鄭說于古有可徵于理本

不悖耳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遜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宷乃求傳說

案曰竹書紀季言武丁元季命卿士甘般三季夢求傳說得之漢書古今人表甘盤與傳說並列此言甘盤不言傳說蓋偶不及之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季所天惟純佑命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一

則商實百姓

王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史記燕召公世家集解傳曰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季所惟天大佑助其

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案曰王以率爲循釋詁文祭法說虞夏殷周四代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以四者皆爲升祖配天之祭禘謂祭昊天于圜丘也郊謂祭上帝于南郊也祖宗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經典所言配天之祭惟此最備然則此經上文旣言格于皇天又言格于上帝此云殷禮陟配天遂合明堂祖宗之祭而併言之蓋謂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傳以純爲大釋詁文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劓或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釋文曰屏賓領反辟必亦反

王曰王人猶君人也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尚書曰傳疏

曰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况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于四方如卜筮無不是信之

案曰傳取王義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主

鄭曰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

尚書疏

王曰殷君臣有德故安

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

尚書疏

傳曰言天壽

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以加之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曰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言不及臣王肅以爲兼言君臣鄭注以爲專言臣事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專言臣事者君奭臣也告君奭宜言臣事且承上文成湯等五君皆賴賢臣以致治故鄭以爲專言臣事也王

孔非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案曰禮記緇衣引君爽曰在昔上帝周田
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制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
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厥陽夏侯所
注尙書是也此文尙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
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
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
義理

傳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于
其身謂勤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案曰緇衣注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
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釋言云蓋割裂也蓋割
同訓故鄭以割爲蓋傳云制非也

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皇清經解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釋文曰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闕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散
素但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土活反南宮馬本作南君

鄭曰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
謙不敢以自比焉尙書疏○詩十六之二卷大雅傳曰賢

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國叔字文王弟闕氏天名散泰南宮
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疏曰僖五季左傳云號
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爲文王弟凡言人之名氏皆上
氏下名故闕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

案曰鄭引詩傳說云云者大雅緜詩卒章云子曰有疏附子
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則鄭所引傳是縣篇傳
也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論德宣譽曰

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
蓋鄭先受韓詩于張恭祖後又通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
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云呂望太師云云者大明詩云
維師尙父毛傳云師太師也尙父可尙可父鄭箋云尙父呂
望也尊稱焉是呂望爲太師故周公不敢以自比也此經所
舉五人而國語卷十晉語稱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敬友
二號其卽位也咨于二號度于闕天謀于南宮此所舉止三
人墨子卷二尙賢上篇云文王舉闕天泰顛于豎綱之中授
之政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云文王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
顛闕天爲臣此所舉止二人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天命周
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則又止舉一人皆文有詳略爾非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古

有所去取也若古今人表以泰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
二格號中號叔列第三格但晉語旣言文王敬友二號而白
虎通卷上辟雍篇且謂周公師號叔則號叔不劣于四人甚
明人表任意高下不可信也傳以號叔爲號國叔字文王弟
疏又引左傳證之者韋昭注國語云二號文王弟號仲號叔
也僖五季傳杜預注則以二號爲文王同母弟攷漢地理志
右扶風有號縣此鹵號也河南郡滎陽縣應劭注云故號國
今號亭是此東號也僖五季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
也號叔封鹵號號公是也國語卷十六鄭語史伯對鄭桓公
韋昭注與賈逵說同隱元季鄭莊公言制號叔歿焉此號叔
章謂是號仲之後世子孫爲鄭桓公所滅者故云歿焉非此

經之號叔此經號叔自是封鹵號其後爲晉獻公所滅者也
公羊以號爲郭假借字隸釋卷九北軍中候部仲奇碑云其先周之曹緒虞部建國享土受胙政衰道失晉克其邦又卷十司隸從事部突碑云其先出自郟叔寔有懿德文武謚焉郟卽號也號有二此經惟言叔者王休肅堂集古錄卷上周文王命虜鼎銘云惟三季四月庚午王在豐王呼號叔召虜彼國語謂文王卽位谷二號是初卽侯位此三季在豐是受命稱王之三季詩文王受命作邑于豐是也詩文王在位其五十一季自虞芮質成改稱元季凡七季而蕞然則初時二號並列晚季惟叔用傳又以閔散秦南宮皆氏天宐生顛括事故此經惟言叔也

皆名定六季公羊傳仲孫何忌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譏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

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其君卽位後改爲熊君是爲二名謹

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趙明誠金

石錄散季敦銘引攷古圖說以太初歷推爲武王器武王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散氏惟有宐生季疑其字此皆與僞傳合但大戴禮記卷七

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古今人表女皇堯妃

散宜氏女然則散宜乃氏傳云散氏非也五人名氏雖散見

羣書然在文王時事蹟亦罕傳惟文王被拘羗里散宐生求

珍物獻紂得免此事最著見淮南子卷十一道應訓而殷周

本紀謂閔天之徒共爲之後漢書卷六十四延篤傳亦云文

王媪里閔散懷金李賢注引帝王紀云散宐生南宮括閔天

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朋友之好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

千鎰與宐生令求諸物與紂皆所傳聞異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釋文曰莫徐凶結反

鄭曰蔑小也尙書疏傳曰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

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

文王之德

案曰鄭以蔑德為小者易升象云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小即精微也逸周書卷八祭公解穆王言追學于文武之蔑

孔鼂注云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是也中庸引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孔子閒居論三無此以無言道也說文引古文奇

字曰无通于元則无元同義蔑者无也蔑德體元之德也韓

詩外傳曰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慎子曰夫德清微

而不見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去

物無可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故君子慎其獨也文王

蔑德即此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釋文曰見賢遍反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聞音問或

字如

馬曰勗勉也釋文傳曰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

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

案曰馬云勗勉者釋詁文云冒聞者說文部云二月萬物

冒地而出漢書言治田有陳根脈發土長冒極之語是冒有

上進義故云冒聞傳云覆冒非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鄭曰至武王時統叔等有歿者餘四人也尙書疏○林之奇尙書全解三十三

卷傳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虢叔先歿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疏
曰虢叔文王弟其季長故先歿

案曰鄭言五人中有一人歿不言誰歿傳以虢叔實之者說
苑卷十三權謀篇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曰此妖與武王曰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太
顛閔天皆執劔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命閔天封比
干墓又逸周書卷四克殷解言武王克商泰顛等事與史記
略同乃史記之所本惟南宮括作南宮忽殆卽一人又墨子
卷二尙賢下篇云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然則四
人皆在獨少一虢叔馬融說武王亂臣十人有太顛閔天散
宜生南宮括亦無虢叔鄭注與馬同故傳云虢叔先歿孔叢
子卷上記義篇云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
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歿四人者爲之服孔叢子與孔傳固
係一手僞書而此說則近是也隸釋卷十二先生郭輔碑云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采食于虢至于武
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時爲晉所并又銘云寔惟先
生虢仲之裔攷晉滅者鹵虢乃虢叔後而此以爲虢仲且武
王時虢叔已前歿安得虢仲反在而封之皆非也傳又以劉
爲殺說文金部文劉古作錙揚雄方言卷一云秦晉宋衛之
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是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七

傳曰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案曰傳以暈為布冒攷說文卷四上目部云暈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暈必保切說文所引乃孔壁真古文為可信彼文既訓為低目視是謂武王尊禮賢臣不敢高視禮記曲禮論臣視天子上于面則教則天子視貴臣亦不宜過高定十五季邠子執玉高其容仰子貢議之武王恭以禮臣乃大盡舉行其德謙尊而光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傳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于四人若游大

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于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皇清經解 卷四百三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大

非責我留疏曰詩泳之游之左傳閭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八

水浮渡之名

收固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釋文曰造

才老反一音七到反鳴鳥本或作鳴鳳者非

鄭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

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

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三國魏志十一卷管寧傳注

馬曰鳴鳥謂鳳皇也

釋文傳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

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

格于皇天乎疏曰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鄭云時鳳皇至故

以喻焉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後成王即位初時已

鳳皇至矣復言此者恐不復然故戒之

案曰鄭以耆爲老者說文老部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造爲成且引詩證之者是大雅思齋文彼箋云子弟皆有所造成故以證此造爲成也又云鳴鳥謂鳳也者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論語鳳鳥不至孔安國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說文卷四上鳥部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鴻前鶩後蛇頸魚尾鶴頸鴛思龍文龜背燕頤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从鳥凡聲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古文鳳象形作翮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九

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國語卷一周語上周之興也鸞鶩鳴于岐山韋昭曰三君云鸞鶩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舊乎三君者賈逵虞翻唐固也後漢書卷三十六賈逵傳云武王終父之業鸞鶩在岐李賢注亦云鸞鶩鳳別名也然則文武之時屢有鳳瑞今冲人卽政故恐其不復聞也疏引卷阿詩卽是三君所引攷公劉洞酌卷阿三詩序皆以爲召康公戒成王公劉箋云周公反政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王不留意治民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此與君奭序合然則君奭與公劉同時作也其下又隔洞酌然後繼以卷阿箋云因時鳳至故

以喻焉是鳳至在成王卽政後甚久上距作君夷時多季矣
周公作書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獲此祥故召公作詩述之
適相符應彼國語言鳴于岐山自是文王時三君乃以卷阿
所云當之其說固謬此經疏又以卷阿爲成王初卽位作其
時已有鳳至今周公慮鳳不再至故又言此亦與鄭不合皆
非也馬云鳳皇者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于此我周受命無窮

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令謀于寬裕也尚書疏○時灑增
修東萊書說二十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

六傳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

故欲教之

案曰鄭以猷爲謀者釋詁文裕爲寬者說文卷八上衣部裕

訓饒饒則寬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夏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釋文曰直
丁但反

傳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

中正矣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于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案曰傳以極爲中毛詩思文傳鄭注周禮天官義也直誠釋

詁文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恣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釋文曰
戡音堪

傳曰吾以誠信呼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于殷恣凶大否言不可不戒以殷恣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詰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于此道大且是

案曰傳以襄爲因者釋詁儻因也費誓寇攘鄭云因其凶失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曰攘博士讀曰襄是也二人爲文武者小雅小宛云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毛傳先人文武也彼疏云文王武王創業今將亾故從夕至明發不能寢寐所思惟文武二人是也傳以弗戡爲不勝者弗堪堪也反言以明之古人語也以堪爲勝者列子卷四仲尼篇云公儀伯曰臣力能堪秋蟬之翼殷敬順釋文云堪猶勝也是也以戡伐之戡爲堪勝之堪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武王踐功夢見三神子旣沈漬般紂于酒德矣往攻之子必使汝大堪之彼以堪伐戡此以戡代堪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釋文曰俾必耳反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三國魏志一卷武帝紀注

傳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

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案曰鄭云率循俾使竝釋詁文臯陶謨云至于海隅蒼生此云丕冒海隅日出虞周聖人竝都鹵北以東南爲遠故云然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子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于民疏曰顧氏云我亦日用勉勸躬行于天道加益于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五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用治

鄭曰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尙書疏

傳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

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案曰鄭云剴切之者小雅雨無正云巧言如流箋云巧善也

以事類諷切剴微之言如水流忽然而過故不逆疏云書傳

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是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五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自奄至于宗周

鄭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

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詩人之一心幽風諸疏傳曰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

國五月還至鎬京疏曰洛誥歸政之事多一次之是歸政明

季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功季之事實然不明故取費誓為

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言之篇言淮夷徐戎

皇清經解

卷四百二十六

光祿尚書後案

一

茲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

滅其國明二者為一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宗周即鎬京

也禮記祭統衛孔匡鼎銘云即宮于宗周宗周謂洛邑知

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鹵都鎬

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

案口鄭云奄在淮夷旁者說已詳多士云周公居攝時亦叛

者金縢序云三監及淮夷叛鄭彼注云三監管叔蔡叔管叔反

三人為武庚蓋于殷國者也可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

周公受攝政懼誅因逐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是不言奄

叛而此言奄亦叛者大傳言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奄君謂祿

父曰武王既歿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

請舉事又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
商奄也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也云王與周公征之三季
滅之自此而來歸者詩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大傳
云周公攝政三季踐奄故云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也傳以
宗周爲鎬京者詩正月云赫赫宗周毛傳云宗周鎬京也又
雨無正云周宗既滅鄭箋亦云周宗鎬京也疏引祭統云云
者周既東遷無復鹵郁故名東都王城爲宗周其在向都時
不得以東都爲宗周故知宗周是鎬京也蓋成王是時常居
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是也鎬去豐二十五里然則至鎬誥
庶邦爰仍歸豐矣

皇清經解

卷四百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二

又案曰此篇爲滅奄歸誥庶邦則是周公居攝三季所作當
在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而編于君奭之後則周公復辟成王
卽政已久殊不可解且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而多士昔
朕來自奄卽謂此來自奄也是多方在多士之前甚明而反
居此何也攷此篇之上有凶書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之序此
篇之下次以周官成王政序鄭注云此伏淮夷踐奄是攝政
三季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是鄭意以爲篇第倒亂
也成王政將蒲姑與多方是相連之事鄭于成王政云云則
將蒲姑多方亦亂其第可知周禮卷九地官叙官師氏保氏
疏引鄭志趙商問云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季時此言雖
出趙商商既援以問鄭必是鄭義然則周官亦當遷于康誥
之前而多方等篇益可知矣古書出于屋壁安得無誤卽如

蔡仲之命及費誓厠穆王書中其次有不可曉者鄭闕疑不
論蓋其慎也作僞傳者明知篇次不合但故欲與鄭抵牾不
肯從篇第錯亂之說乃初說云周公歸政明季淮夷奄又叛
其意謂大誥是初叛此多方與成王政等爲再叛兩詩兩事
又牽合費誓以與此爲一疏曲附之又據下文云我惟時其
戰栗囚之至于再至于三僞傳及疏以爲伐紂爲一攝政之
初三監及淮夷叛爲再成王卽政又叛爲三今攷之周公東
征只有一次未聞再舉至再至三特據大判言之不必定有
三事以賁之也至于費誓則有淮夷徐戎無奄大誥有淮夷
奄無徐戎所伐之國不同其不可合一也周公伐三監淮夷
在攝政三季封伯禽則在歸政之季費誓之作則在伯禽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國之後上距攝政三季相隔甚久伐之時不同其不可合一
也魯世家于叙費誓事內誤牽涉管蔡此其謬不待言僞孔
固已知其謬矣但費誓與大誥非一事僞孔知之與成王政
等亦非一事成王政等亦有淮夷奄無徐戎僞孔不知竟欲強合爲一是不
可合者合之也大誥序三監淮夷叛云云與成王政序東伐
淮夷踐奄多方序歸自奄云云實相連比僞孔強分初叛再
叛是不可分者分之也總因拘于篇次欲與鄭立異憑空造
出再叛再征強借費誓作證耳禮記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季
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
伯禽有爲爲之也彼注云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
奄卒哭而征之忌王事也作費誓彼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

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父在當爲母期但此期喪名是期不得謂之非三季政父再期乃娶達子志也豈可十五日而禮竟夷于旁期乎雖則如此究不得謂伯禽作此誓時周公何在卽是周公再東征也魯自出兵與周何涉觀魯頌泮水僖公又征淮夷豈亦出成王周公乎鄭謂篇倒當從之僞孔非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矣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罔之尙書疏傳曰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殷

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爾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九祿尙書後案

四

虐以取也

案曰王注云二其意以多方作在歸政後則僞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僞傳疑卽肅撰或皇甫謐依左肅注爲之故其合如此然再叛之事一無足據其稍似足據者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卽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愚謂大誥周公身在軍中故假王自重此凱還作誥當稱王命而其詞實出周公故書法如此其實不足疑也尹傳以爲正釋言文降命疑謂下令卽指作誥也未見有誅殺義僞孔必以君爲民命降爾命爲誅汝君王肅于多士已作此解此經下文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又以

爲苟有此罪則必誅之戒其將來亦以降命爲誅其君足徵
傳傳之出于肅也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不可云不用我下
誅汝君因言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天下誅汝君如其解則經
當云乃有不用我命我乃降爾命矣豈復成文理乎且下句
言大罰殛之傳又不得不解乃旣言天下誅汝君又卽云乃
其大罰誅之是誅而又誅也豈有此理乎此皆王肅妄解而
僞孔從之者因鄭注已以姑存僞傳無訖聊此見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
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

傳曰大惟爲三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
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 王光祿尚書後案

五

不肯憂言于民乃大爲過昏之行

案曰云夏桀誕逸淫昏者大戴禮記卷十一少閒篇云禹崩
十七世乃有末孫桀淫佚于樂德昏政亂宜三季左傳云桀
有昏德是也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聞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
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釋文曰迪徒歷反馬
本作攸麗力馳反

馬曰攸所也

迪作攸
釋文

傳曰不能終日勸于天之道桀之惡乃

汝所聞其謀天之命不能開于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
乃大下罰于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案曰馬云攸所也者釋言文經兩云不克開又云開厥顧天
逸周書卷二程典解云慎德德開乃無患孔晁注云開通

言德合也又有九開文開保開皆凶又有大開小開是開本
周人語也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疏曰鄭王首以

甲為狎

鄭曰習為鳥獸之行于內為淫亂尚書疏王曰狎習災異于內

外為禍亂尚書疏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于二亂之內

不能善奉于人眾無大性進恭德而大舒情于治民

案曰鄭王皆以甲為狎訓為習者詩充蘭云能不我甲傳云

甲狎也箋云狎習徐邈音胡甲反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甲雖

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其說非也漢儒訓故音義相

兼此甲字據釋文韓詩本作狎古文省少以甲為狎既有狎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允祿尚書後案

六

音卽從狎義非假借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斥以

為非何也又釋詁云狎習也釋言云甲狎也郭璞曰謂習狎

說文犬部云狎犬可習也是也郭忠恕汗簡卷下之二云命

古文尚書甲然則甲狎同也鄭又以內亂為鳥獸之行者夏

官大司馬邦國外內亂鳥獸行則沈之詩齊風序襄公鳥獸

之行是也呂覽言桀聽于末嬉是其淫亂也傳以靈為善者

詩定之方中鄭箋同旅為眾者釋詁文舒為情者漢書五行

志視之不明厥咎舒是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欲劓割夏邑

釋文曰憤救二反劓魚器反

傳曰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于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

夏邑者謂殘賊臣

案曰傳以叨憤爲貪叨忿憤者說文卷五下食部饔貪也重
文作叨又卷十二上至部瑩忿戾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
瑩瑩讀若摯是也傳又云桀尊敬其劓割夏邑殘賊臣者史
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云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
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韓非子卷十七說疑篇云
桀有疾侈亾國之臣也墨子卷一所染篇云夏桀染于干辛
推哆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于羊辛歧踵
戎高誘注云羊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又卷十五慎大篇云桀
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干辛汪威凌醜諸侯以
及兆民漢書卷二十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
于莘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師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又表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六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德是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土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兇大不克開

釋文曰界必二反

傳曰天惟是桀惡故夏求民主代之大下明美命于成湯命
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
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桀之所謂
恭人淑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桀之
淑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至于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
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

釋文曰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殄亭逼反辟必亦反

王曰湯以大道代夏爲民主

尚書疏

傳曰湯能用汝眾方之賢

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白湯至帝乙皆能戒其王道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案曰王以簡爲大釋詰文要囚詳康誥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尚書後案

八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傳曰嘆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用釋我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

案曰肩有辭詳多士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釋文曰間問阿之間

傳曰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案曰傳以間爲代釋詰文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釋文曰蠲吉元反一

音圭烝絕
向之承反

馬曰蠲明也烝升也釋文傳曰後王紂逸豫其過逸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亾謂誅滅

案曰馬云蠲明烝升傳云絜進者詩天保吉蠲為饋傳云蠲絜也烝進釋詁文絜則明進則升義亦通也釋文云蠲一音圭者彼天保釋文亦云蠲舊音圭呂覽曰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為圭蓋三家詩本作吉圭惟籒故高讀从之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曰圭潔也是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傳曰聖人無念于善則為狂人狂人能念于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亾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尚書後案

九

案曰徐幹中論卷上法象篇云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戎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云云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于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言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案曰暇鄭作夏

鄭曰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季欲使復傳子孫五季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是須暇五季之事也

詩十六之四卷大雅皇矣疏傳曰天以湯故五季須暇湯之
○又十九之三卷周頌武疏傳曰天以湯故五季須暇湯之
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
聽武王服喪三季還師二季疏曰紂未效五季前已合喪滅
天以湯聖人故五季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五季者
從武王初立之季數至伐紂爲五季文王受命九季而崩其
季武王嗣立服喪三季未得征伐十一季服闋乃觀兵于孟
津十三季方始殺紂從九季至十三季是五季也

案曰鄭云夏之言暇者揚雄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而
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暇無逸日中吳不暇食隸釋
卷一載成陽雲臺碑云日稷不夏尙書大傳夏之言假也古
假借字止作段暇从日段聲故暇亦作夏也鄭又以須爲待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

者說文卷十下立部云頤待也釋詁同卷九上須部則云面
毛也此本須鬢之須今借爲須待之須郭忠恕汗簡卷中之
二云須古文尙書作鬣是也天踐紂能改三云者大雅皇矣
云上帝耆之箋云耆老也天須暇殷國養之至老頌武云耆
定爾功箋云武王季老乃定女此功不汲汲誅紂須暇五季
皇矣疏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文王不伐紂亦是須
之也云文王受命云云者鄭以文王受命七季而崩八季爲
武王卽位之季不改元承文王之季數之故解五季從八季
數起至十三季正月爲而五季僞孔則以文王受命九季而
崩卽從九季數起則其起數不在九季之初而在其終矣則
數至十三季之正月才跨五季耳實未而四季如何云須夏

五季僞孔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干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鄭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中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詩譜序疏傳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于眾以仁政得人心能堪用德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一

案曰鄭云顧由視念者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寡乃眷而顧此維與宅箋云眷然運視而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二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釋文曰夾音協○案曰夾協徐音見顏師古匡謬正俗二卷

王曰四國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北罪剔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尚書疏傳曰我曷敢多誥汝而已我

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于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于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

皆尙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尙得敗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
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案曰王以四國爲四方傳云管蔡商奄者破斧詩傳義也白
虎通卷上諫諍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兄弟相爲隱與父
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觀大誥多方不數
管蔡之惡白虎通說是也傳又以介爲大釋詁及小雅小明
傳文云敗爾田者說文卷三下支部云岐平田也从支田卽
引周書此文爲證待季切齊風甫田云無田甫田疏云漕多
方云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遺語也是也傳以熙爲廣者襄
二十九季傳庶哉熙熙乎是熙有廣義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一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
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釋文曰要一造反殛
詆力反本又作極

傳曰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汝乃不大居安
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目
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汝如是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
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
謂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
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
惟汝自召罪以取誅疏曰教告戰要囚總言戰事但下有至
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

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也

案曰只有三監武庚及淮夷奄同叛一事無再叛事至再至三不過言其迪屢不靜耳不必泥也傳疏皆非是辨見上傳以速爲召者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鄭注速召也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烏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釋文曰臬魚列反馬作刺

傳曰王嘆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季無過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圭

則是還本土于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汝欲其皆用法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汝庶幾不自忌入于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疏曰有方多士謂于時所有四方諸侯也與殷多士謂遷于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之人穆穆釋訓云敬也

案曰傳意以五祀爲虛設之言謂若能五季相安則可以復還本土矣說下節王注則此乃王義也愚謂此特王肅臆見經無此意若果如此適所以擾亂殷民非所以安集之也蓋

遷衆殷民其親族昏姻相從俱遷無所復戀于故土且成周非荒遠之區又非磽薄不毛之地五季之後則又土著重遷矣誰復懷故土乎若欲遷之是非復也是再遷也彼頑民其能聽從乎然則五祀不可強解姑闕其疑胥伯伏生作胥賦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一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此解與傳疏絕異蓋以賦爲則壞城賦之賦然其義不可詳矣忌說文作誓卷三上言部云書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爾尙不基于凶德渠記切今僞孔作忌是以訓詁字代經文也

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古

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釋文曰闕

三百
檢

王曰其無成雖五季亦不得反也

尙書疏

傳曰汝能使我闕具

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頰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釋文曰頰彼多

反探吐

傳曰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于汝祚矣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
取天之威

案曰傳以探爲取釋詁文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士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尙書疏傳曰將遠徙之

案曰鄭云云者說文卷二下彖部云逖遠也將遷之于遠是
欲奪其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
則無我怨

傳曰我不多誥汝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誥汝是惟汝初不
能敬于和道故誅汝無怨我疏曰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

皇清經解

卷四十六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言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七

學海堂

尚書後案

吳王光祿鳴盛著

周書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釋文曰任之允反綴徐之衛反又之劣反賁音奔鮮息淺反

王曰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茲此五官美哉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三十五卷○玉天與尚書纂傳三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

王矣不可不慎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皇清經解卷四百二十七王光祿尚書後案 一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

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

者少疏曰王之大事在任賢成王初卽政尙幼少周公恐其

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順古道告王曰我敢

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

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

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常所委任謂六卿平法之

人謂獄官綴衣之人掌衣服者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

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嘆曰嗚呼美

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三

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

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此掌衣服者當是太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近臣宜得其人

案曰王云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又以拜手稽首爲贊羣臣者王意以戒戒于王卽羣臣之語言未終周公遽承其言而進戒故言休訟云云也傳以拜手稽首爲周公自拜自言非贊羣臣戒戒亦周公言與王肅異今翫經文自休茲至下又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二

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且受人微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倡率同進陳戒又若使其言本出羣臣已受之而轉述于王者蓋一人言之不如衆人言之爲可聽故爲此以求深感動之王肅說是傳非也傳多出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常伯以下五官據傳疏云云姑從之可也但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耕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人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與僞孔三公之說絕異此官漢魏以下或用士人或用宦官古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才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

首箴中備引籍孺閔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爲戒據此則并
常任亦爲侍中之職說文卷三下文部云岐逢也从支白聲
周書曰常啟常任陣陌切逢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蔡
邕石經同疑以爲侍中者是也隸釋卷十七吉成侯州輔碑
云處乎左右常伯之職輔亦宦官也傳三公六卿之說未見
所據而以爲侍中其證甚多但鄭注亡未敢定至古文苑卷
十六又載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
武闕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此則因中候監五營諸校
尉而校尉舊有虎賁故附會云然不可據也準傳云平法蔡
邕作薛豈以爲雅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古文苑卷
十四又載揚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崔瑗皆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以綴爲贅古通也鮮當作尠說文卷二下是部尠是少也从
是少賈侍中說酖典切俗通作鮮非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近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釋文曰籲音頂忱音林反恂音荀行如字徐下

反孟

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

尙書疏

德曰古之人

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
共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
謂賢呂大臣乃敢告教其君

案曰王以迪爲道釋詁文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

案曰蔡邕石經謀
上有亂字未詳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尚書疏

傳曰宅居也居汝

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疏曰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謹爲君矣上歷言五官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州牧曰伯虞夏周曰牧與孔不同凡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善之民必獲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其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次其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于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

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案曰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者鄭以上文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公卿皆掌事者則宅乃事卽常伯常任也宅乃準卽準人也此皆京朝官若牧則不得在京故以爲州牧且虞夏稱牧此正指說夏事又可推而知也傳以三宅爲五宅三居解者此經九德傳旣依臯謨三宅遂并據堯典蓋全篇用人用刑兩義並重故以宅人爲舉賢三宅爲去凶兩宅字同文異解亦所常有鄭注旣不全姑從傳可也其三宅鄭以爲若夷鎮蕃傳以爲四裔等鄭是也己詳堯典築德性乃弗作狂任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之人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

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凡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釋文曰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頽反又工承反下同

傳曰成湯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

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

事言明德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

之法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在四方用是大法見

其聖爲言遠近化疏曰臯陶謨九德卽洪範之三德細分爲

九爾故知三俊卽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案曰傳以洪範三德當此三俊者詩羔裘三英粲兮毛傳三

英三德也鄭箋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俊同是才德兼人之
名故亦以三俊爲三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啓惟差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君逸德

之人同于厥政

釋文曰啓眉謹反
徐亾巾反一音開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

釋傳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

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竝爲威
虐乃懼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疏曰**受德紂字經或言
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釋詁云昏強也啓卽昏也故

訓爲強

案曰馬云受德受所爲德者牧誓云今商王受受卽紂上言

桀德則此受德受所爲德也僞傳云受德紂字此本鄭鹵伯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戡黎序注而此經之注則未有見然鄭于此經必不以受德

爲紂字也蓋爲孔好與鄭違異鄭苟與馬同傳必別爲解鄭

苟與馬異傳必違鄭而从馬未有舍馬从鄭者且序分散各

冠篇首起于僞孔其始本爲一篇謙而聚于正經之下見僞

孔尙書序篇末疏若此節受德鄭注果以爲紂字則其說應

先見于此何以反在鹵伯戡黎序下邪知鄭注亦與馬同解

作受所爲德也啓傳以爲強說文卷十下部云恣彊也从

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恣讀考旻武巾切恣啓蓋古今字釋

詁昏音竝強也疏乃輒轉解之一若釋詁于強也之上但有

昏而無啓者非也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釋文曰俾普耕反
徐敷耕反又南耕

〔王曰〕敬罰者謂須服五年尚書疏〔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

使我周家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疏曰釋言

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

〔案曰〕王以欽罰為須服者欽訓敬有慎重意多方云天惟五

季須夏之子孫謂武王即位五季而後伐紂是天意須服紂

故使武王遲至五季即此欽罰意也旬治毛詩小雅信南山

大雅韓奕傳義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

民長伯案曰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之若切攷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

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酌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是也俊隸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

皇清經解卷四十七 王光祿尚書後案

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

〔傳曰〕文武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

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

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

司空亞旅釋文曰趣七口反

〔王曰〕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

長也尚書疏〔傳曰〕文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

地人三事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

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

人小臣猶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榦之臣及百

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
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此有三卿及次
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疏曰任
人前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
前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
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下言常伯綴
衣虎賁惟舉內外要官言之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
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皆
據內外要官言之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故以三事謂天
地人也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八

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
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
官亦通包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
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左右攜持器
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
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大都邑之
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
民之表的楨榦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
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
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周禮太史下大夫
二人長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

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皆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衆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局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時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三卿者彼傳云指誓戰者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九

案曰王云文王所以立政者王業成于文王故專舉之上文竝稱武王則此當兼文武也又云任人常任云云者上文宅乃事爲常任卽六卿宅乃牧爲州長宅乃準爲平法者則此正宜分配孔傳本之王注也司徒等三卿卽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疑卽三公也此節略舉文武時官制其後作周禮因而損益之或仍其職而改其名故多不同惟虎賁趣馬皆屬夏官太史屬春官餘俱無明文鄭注已亡無可依據僞傳行來已久今不得已宜且仍之可也

夷微盧杰

傳曰蠻夷微盧之衆帥疏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丞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

事此經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以一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

〔案〕曰傳以烝爲衆帥疏并以帥爲卽下文之尹釋詁云烝君也毛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烝哉傳亦云烝君也然則烝指夷微盧之君長傳疏非也

三毫阪尹

〔釋文〕曰阪音反

〔鄭〕曰三毫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鹵降谷也

〔尚書疏〕曰林之奇尚書

卷○參沈音集傳三卷○陳經尚書詳解十八卷○又十九纂言三卷○王天與尚書纂傳三十五卷○陳師凱書傳旁通三卷○毛詩二十之三卷商頌元鳥疏○無名氏逸齋詩補傳二十九卷○玉海十六卷地理門○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四卷

周書王會解

傳曰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尚書後案

十

之尹長皆用賢疏曰毫是湯舊都毫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毫歸文王者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爾毫歸是武王時也阪地尹長傳言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指何處也鄭元以三毫阪尹共爲一事云舊都分爲三其長居險皇甫謐以爲三毫三處之地皆名爲毫蒙爲北毫穀熟爲南毫偃師爲鹵毫古書亾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

〔案〕曰鄭以三毫爲湯舊都之民分三邑者帝告釐沃序云湯始居亳鄭注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是亳爲湯舊都也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殷湯所都與鄭合也此經指說文王時事而言三毫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偃師距鎬京不甚遠

當是其民皆已來歸分爲三邑也又言東成臯云云者成臯縣卽虎牢轅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彪續漢志並屬河南惟降谷不知所在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志又稱宏農郡宏農亦有函谷關者以山谷深邃介連兩地故分載之耳意者穀城之函谷卽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與然則成臯轅轅降谷與偃師皆附近故鄭以爲三亳亳北近大河就東鹵南三面推求其地雖無明文云蓋以疑之要必驗實而知也成臯等皆山嶮故云其長居險也此漢學也疏引皇甫謐以偃師爲鹵亳可別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家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

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一

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鹵北有薄城中有湯冢皆言之鑿鑿于是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鹵亳太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南京應天府隋唐爲宋州有穀熟縣卽尙之南亳湯所都也諸說皆本之皇甫謐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鹵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丘後遷于亳當五遷之二隋唐之宋州宋之應天府卽今河南歸德府水經注汜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

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謚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謚因經云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孰古但名高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戉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孰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鹵二亳耳奈何于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皋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仍當以鄭爲正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十一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謂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案曰惟克厥宅心茲豈石經作維厥度心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于任賢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

案曰傳以爲用說文卷十四下部文

亦越武王率惟矜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蒞受此

丕丕基

釋文曰叔亡碑反○案曰此蔡邕石經作茲以義同通用基作其基之省也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共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

案曰傳以救爲撫安者說文支部云救撫也鄭注周禮小祝云救安也是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語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

釋文曰俾必爾反下同相如字焉息亮反

下勸相同問同厠之間話戶恠反

傳曰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

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三

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疏曰政事相對政大事小故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也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合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言是一物也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案曰王充論衡卷十五明雩篇云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磨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

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賤不至故勅成
王自一語一言政事無非母敢變易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
物也易无妄鄭讀六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
妄日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
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久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
古訓非也傳以末爲終義見召誥

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案曰蔡邕石經受作前微作微唐開成石經亦作微

傳曰嘆所受賢聖美言皆以告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案曰傳以微爲美者小雅角弓傳大雅思齊箋義也釋詁云

皇清經解

卷四四七

王光祿尚書後案

四

微善也善亦美也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識日子夏六十四
人共桓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顏師
古日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八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

釋文曰繹音亦

王曰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尚書

案曰王以繹爲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釋文曰儉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恐勸音邁

○案曰蔡邕石經訓下無于字在作哉但
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

馬曰儉利佞人也

釋文

傳曰商周賢聖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

之人者儉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顯名在世惟吉士用勉治國家

案曰馬云儉利佞人也者說文卷十下心部儉字注云儉誠

也儉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息廉切玉篇卷上第八十七

心部同是也據釋文儉木又作憇憇字亦見說文心部注云

疾利可也从心从册息廉切疾利口卽是佞則二字義同而

音又同故得兩通也其下勿以儉人理應與上儉人是一而

說文卷三上言部論字注云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諛

人息廉切訓門則非此經之義古字多假借意此經古文本

借用諛字而義仍作儉利佞人與傳又以勸爲勉者說文卷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五

十三下力部勸字注云勉力也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讀若

厲从力萬聲莫訖切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六

傳曰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疏上有庶慎立政

立事攸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

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

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

釋文曰詰

馬曰詰實也

釋文○案曰注疏承釋文誤作實也从原本改

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

威懷竝設以升禹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

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案曰馬云詰實也者說文詰訓問但左傳每言軍實則軍貴實故畝以實訓詰也云陟禹之迹者禹弼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旣衰幅幘減殺殷湯承之更置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州各方千里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鄭注云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鄭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惟謂中國爾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二國焉鄭必以王制所言爲殷制者以中國方三千里上稽之唐虞及夏初疆域皆不合下考之周禮亦不符故推以爲殷湯承夏之衰而然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爲九州故曰陟禹之迹也周禮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

爲方萬里也又大行人職所說與職方氏同而以蠻服爲要服其下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于要服下言九州之外則要服之內爲九州矣鄭注臬陶謨云禹敷土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面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甸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甸當男服其外五百里爲緩服當采服其甸當衛服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之內也要服之甸當其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甸當籓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周之九服卽禹甸成之五服而分爲九者也傳以耿光爲光明者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是也說文曰凡字皆左形右聲杜皇清經解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七

說非也考蔡邕石經作鮮光故許氏不從其說外傳曰其光耿于民矣王逸楚辭章句曰耿明也光也鄭注中庸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本訓明故亦可言小然則耿光卽允明杜林傳漆書古文必得其實作鮮光者非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傳曰并告太史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義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疏曰成十一季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

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温故傳言以温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案曰傳以蘇公爲武王司寇忿生封蘇國疏引左傳封温者是劉子單子語詩小雅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傳蘇畿內國名疏云蘇忿生之後蘇國在温隱十一季王屯鄭人蘇忿生之田温等十二邑杜預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温今河內温縣是蘇在東都畿內也春秋蘇禘子此云公者子爵爲三公也漢志河內郡温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與傳及杜預合也温縣今屬河南懷慶府隸釋卷十二荊州從事苑鎮碑云膺姿管蘇洪适云范史言律謝皋蘇注以蘇爲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則忿生固所稱善于刑法者故周公命六史用其法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七

王光祿尙書後案

六

